

[英]乔治·布尔著
郭文豹 程洁译
柴金如校

梵蒂冈内幕
梵蒂冈内幕

梵蒂冈内幕

〔英〕乔治·布尔著

郭文豹 程洁 译

柴金如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尔明生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倪天照
版式设计：李玲玲

梵蒂冈内幕

Fandigang Neimu

[英]乔治·布尔 著

郭文豹 程洁 译

柴金如 校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236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ISBN 7·5004·0006·3/D·1

定价：2.05元

目 录

原书出版说明	(1)
序 言	(3)
第一章 在城墙之内	(9)
第二章 城国处处	(45)
第三章 教皇的生活和时代	(62)
第四章 枢机主教与罗马教廷	(93)
第五章 外交政策及教皇的助手	(133)
第六章 来自罗马的声音	(171)
第七章 为天主教会效劳	(192)
第八章 全世界的珍宝——梵蒂冈文化	(215)
第九章 教皇的资产负债表	(254)
跋	(275)
附录1. 罗马教廷机构及其主要官员	(282)
附录2. 历任教皇名号一览表	(292)
附录3. 参考书目	(297)

原书出版说明

自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登基以来，梵蒂冈在世人心目中所占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书透过金光闪闪的铜门和蔚为庄严肃穆的建筑物，向我们披露了梵蒂冈城内某些不为外人所知晓的情况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本书既可帮助读者了解梵蒂冈日常生活的奥秘和构成这种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谨慎而富实效的外交，又可帮助读者探索隐藏在博物馆、秘密档案馆和修道院等建筑物的幽僻角落内的许多内幕事情。

梵蒂冈城内的建筑布局森严，自成一体，是一个独特的建筑群。全城以建在圣彼得坟墓之上的圣彼得大教堂为中心，往东是圣彼得广场，往北往南是教皇的寝宫、教廷中枢所在地及庞大的博物馆，往西是树木花草苍郁的御苑和其他园林绿化区。多数建筑物都是年代悠久和神圣的，但也有一些非常现代化的。在梵蒂冈城内，到处都是历史陈迹，不但有无数伟大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遗留下来的纪念物和文字记载，而且有大量经过精心蒐集或偶然地得来的艺术品珍藏。总之，这里的一切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任教皇是使徒圣彼得的精神继承人和整个天主教会的守卫者。

在世界的所有袖珍国中，梵蒂冈是历史最为悠久和地位最为重要的一个。在它那仅以英亩计的领土内，不但有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教堂，而且有罗马天主教和梵蒂冈城国的中枢机构。梵蒂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其国民多数是单身男子和当权者，其行政

机构多数是为宗教目的而设立的。此外，那里还有一些富丽璀璨的建筑物和庭院等，里面藏有基督教的和世俗的艺术珍品。

然而，在充满危险的现今世界中，梵蒂冈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标志之一，就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本人。他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皇。而他今天必须领导一个分为西方的、共产主义集团的和第三世界的天主教会。显然，危险是存在的，1981年5月在圣彼得广场发生企图谋杀教皇的事件，就是这种危险的象征。

本书作者乔治·布尔出生在伦敦，曾在牛津大学攻读历史，毕业后主要从事外交和商业事务的文字记者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威尼斯城》等。他还翻译了马基亚维利的《王子》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著作。他在担任《指导》杂志总编辑期间，曾常去欧洲、美洲和远东旅行，特别经常去意大利作考察旅行。他又是一名颇有影响的在俗天主教徒。他拥有观察梵蒂冈生活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同那些通常是沉默寡语的人晤谈，能够预示未来天主教会将如何在现今及昔日基础上发生的变化。

序 言

希莱尔·贝洛克在自己所著《通往罗马的道路》一书中说，全能的上帝询问圣彼得关于世间的事物和世上的子民们都在做什么。上帝得悉世上的子民们正跪着为他唱赞美诗和为他祈祷时，决定让世间就这样继续下去。犹如所有天主教徒一样，我认为，梵蒂冈的首要含义是宗教的。它对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性是在宗教发展或生存方面。当然，梵蒂冈也是一个位于罗马城中的袖珍式主权国家，它有其本身的强大政治机构。但它最主要的是作为遍及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组织的中枢。它由几百名具有献身精神的官员治理。我本能地相信，在概念的层次中，梵蒂冈远比一个简单的祈祷中心要复杂得多。

梵蒂冈是极其富有的，这不是说它有大量的银行存款，而是指其领土、宫殿、教堂、纪念馆及博物馆内所拥有的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从外表看，梵蒂冈呈现出一幅相当令人敬畏的景象：中世纪的塔楼和城堡、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圆屋顶建筑物和喷泉装置、巴罗克式^①的圆柱廊和门厅。圣彼得广场和圣彼得大教堂、位于椭圆形广场侧翼的教皇宫殿，以及那古城墙，处处都是珍奇的文物。这一切构成一幅富丽多姿的镶边画卷。在生气勃勃的梵蒂冈城内，有景象新奇的圣彼得建筑物和罗马城，有森林公园和呈现出令人叹美的建筑艺术，并雕有各种图案的别墅，还有

^① 巴罗克是西班牙语，意为“不圆的珍珠”，常指豪华与奢侈。这里指建筑形式。——译者

长以英里计的、熙熙攘攘的走廊和过道，以及用于正式仪式和内部活动的大厦。梵蒂冈的艺术品财富不仅是藏在博物馆里的那些珍品，也不仅是那些设计了梵蒂冈的建筑物并在建筑物上面留下雕刻和绘画的伟大艺术家的惊人宏伟杰作。在教皇宫殿区、枢机主教及主教们住宅、办公楼、宴会厅以及典礼厅内，藏有大批历史悠久的文物，其中只有一部分作了分类编目，这些文物表明收藏的不易和高度的鉴赏能力。

站在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圆形屋顶的顶端，梵蒂冈向西北伸展的整个轮廓就可一览无遗。然而，如果你想着手了解这个小国的物质财富多么丰裕，却要花费多年的光阴。这些财富的价值是无法从物质上去理解的。它们是永恒和持久的象征。它们增强了时代静止不变的气息。梵蒂冈的许多稀世珍品不向公众开放，但随着伯尔尼圆柱廊的开放，旅游者纷纷涌进梵蒂冈，登上陡峭的台阶，走入圣彼得大教堂。这表明梵蒂冈文化的六多数守卫者是宽宏好客的。无数学者不仅获得在梵蒂冈图书馆和秘密档案馆中从事研究的方便，而且还被允许到圣彼得大教堂中的无价珍藏品陈列室或到西斯廷小教堂的宗教艺术品收藏室中去查阅一些特别的历史资料，并受到令人愉快的接待。

梵蒂冈的形象是慈祥的。无论是教皇为世界的和平而不间断地祈祷或者某“部”的枢机主教部长和大主教秘书长接见一名主教或者一位官员欢迎一个外国特别代表团，都是如此。梵蒂冈人员，从高级教卿到门卫人员、司机以及加油站的服务人员，待人的态度都是以礼貌和热情著称的。可是碰到一些人过分好奇时，也会出现某种紧张局面，他们也会变得爱搭不理的。进出梵蒂冈国土的手续并不太麻烦，安全措施虽严厉，但并不令旅游者感到繁琐，警卫人员对来访者也不苛刻。尽管如此，对梵蒂冈和在那里为教皇及教廷工作的人员越熟悉，就会越明显地感到那里笼罩着一种怀疑、有时甚至是恐惧的薄雾。这是因为梵蒂冈是一个结

构严密和纪律严明的组织，它负责处理的是宗教良心和道德行为最为敏感的领域，而且还规定人们的终身事业。

虽然出现了一位在性情上是斯拉夫的，而在信仰上是很罗马化的波兰人教皇，然而，梵蒂冈在组织结构上仍是非常意大利化的。显然，在梵蒂冈有某种令人兴奋和轻快的气氛，从而抵消了过分严肃的一面，如梵蒂冈常常展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实物，或人类戏剧性事件。当然，其中有些东西确实非常美丽诱人，但另外一些则显得俗气。从圣彼得广场进入梵蒂冈的无数游客，在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圆屋顶下和圣彼得坟墓上感到敬畏的同时，必然也领略到人类某些粗犷的特质。由于梵蒂冈是极为意大利化的，而教皇体制又是十分古老的，因此，那里的人们，甚至连那些最忠诚的仆人间，都有一点厌世的和玩世不恭的气质。我从未见到一位象布朗宁主教布劳格拉姆这样的高级教士，他在信仰方面表现出叫人难以相信的忧郁和怀疑。他说：“我们过去说棋盘是白色的，现在说棋盘是黑色的……”。我曾同许多内部批评者进行过多次秘密交谈，他们对梵蒂冈的方式和偏见颇为忧虑，但却都保持沉默。

随着行政部门中非意大利人的人数不断增加，梵蒂冈的意大利形象正在发生变化。罗马教廷内有许多心地仁慈和知识渊博的人，教皇本人多是这样的人，这使人们往往认为梵蒂冈是保守的和僵硬印象大大冲淡了。在梵蒂冈城墙内，我特别感受到这个小中心同世界各地的联系，还感受到含有种族和等级概念的天主教的真正教义。

在教皇周围，有一个影响日益扩大和非常负责的梵蒂冈管理人员班子。他们创造了一个爱戴教廷、对教廷忠诚和为教廷献身的环境。他们忠诚服务的对象是教皇，并且也为以教皇体制为中心的罗马教廷服务。这个中心在捍卫天主教信仰方面有特别深刻的意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表示，他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

是禁锢在梵蒂冈的囚徒。他决心使天主教信仰的锋芒锐利，使天主教的模糊形象变得明朗。这样，教皇就把梵蒂冈保守主义的针刺强有力地吸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而且相当矛盾的形势。这种形势的发展将是戏剧性的和难以预料的。

本书是一本有关教廷和梵蒂冈城国的著作。其目的是让那些对梵蒂冈神秘莫测的机构以及对控制和管理这些机构的人员的日常生活均有好奇心的人们阅读，不管他们是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本书的宗旨是介绍由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继承下来的复杂的教会政府及其主要机构，以及协助教皇治理天主教会的助手们的态度和志向。本书作者以一种好奇心很强而且无疑地有时是天真的记者眼光，去观察梵蒂冈有形的和无形的组织结构，如建筑物、纪念馆和圣部等。总而言之，这首先是介绍教皇生活的一本书。

本书资料的来源是：多年的广泛阅读和潜心研究天主教会的有关文献；在梵蒂冈城内进行多次的讨论和会见；同梵蒂冈官员、教皇使节和世界各地有兴趣的观察家们的通信。凡是我能做到的，我都尽量用梵蒂冈官员自己的语言来说话，竭力在他们的观点、习惯、个人情趣和背景、他们的官方立场的细微差别等方面，给读者以确切的印象。由于梵蒂冈组织的严密性，以及人们在传统上总是把教廷排除在任何社会研究项目之外，故迄今为止，用直率又赞同的态度介绍梵蒂冈的人物和政策的书籍仍少得很。我发现通过耐心的追求，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

我第一次前往梵蒂冈是在1950年。因为这一年是大圣年^①，

① 起自犹太教的大喜年，每隔50年一次，该年实行大赦，把土地归还原主，释放奴隶等。基督教加以效法，叫大圣年，目的是赦免基督教徒的罪过，但期限经多次变化。1300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定为每100年一次，教皇克莱门特六世（1342—1352年在位）改为每50年一次，而教皇乌尔班六世（1378—1389年在位）以耶稣在世33年而改为每33年一次，教皇保罗二世（1464—1471年在位）改为每25年一次，直至今日。——译者

我能在圣彼得大教堂内首次看到身体虚弱的教皇庇护十二世。他身上披着一件白色长袍，身躯轻飘飘的，显出一副苦行僧的形象。我挤在包括路德教徒和面部毫无表情、披肩笔挺的修女在内的几千名旅游者中，在一片荣耀、激动、敬畏的气氛中，倾听教皇用拉丁语朗诵《使徒行实》。六十年代初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登基后，我再次前往正在发生变化的梵蒂冈，为写一本关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书搜集资料。那时，由于神学争论的浪潮从罗马开始波及到外界，正是发生罕见的信仰辩论和几亿天主教徒处于危机的时代。自1977年秋开始，我为写作本书又接连几次前往罗马，同教廷官员和许多与教廷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人士进行座谈。当然，我还在罗马城中收集了大量有关梵蒂冈事务的评论性资料。

1978年因教皇保罗六世和约翰·保罗一世先后逝世及新教皇的上任，使圣彼得宝座上在这一年中相继出现了三位教皇。1978年秋天，近五个世纪以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卡罗尔·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当选为教皇。梵蒂冈发生的这个事件，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冲击。今天人们可以充分体会到这种冲击对整个天主教会的影响，即使它再次处于动荡之中。毋庸置疑，这不仅对直接受罗马教廷影响的7.32亿天主教徒是重要的，而且对全世界都是重要的。

1981年5月13日，在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圣彼得广场主持大型弥撒时，遭到枪击而受重伤。10天后，教皇的私人医生宣布，教皇已脱离危险。这强有力地说明了教皇的身体和精神素质。如果没有这种素质，他是很难生存下来的。

遭到谋杀企图的枪击和经受大的外科手术后，教皇似乎不得不改变履行教皇职责的方式。如对梵蒂冈的道义影响和教皇地位的前景均有重要意义的全球性旅行可能要减少一些。但是，国际

上对1981年5月事件的反应，雄辩地证明一个事实，即教皇受到世界的爱戴，现代教廷占有重要地位及梵蒂冈对其拥护者和批评者都是具有魅力的。

毫无疑问，我能完成本书的写作，仰赖于许多在教廷和梵蒂冈城国内工作的人士的支持，这从正文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都慷慨地花费时间和不厌其烦地、完满地回答我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的问题，尽管他们之中一些人有时是相当谨慎的，个人还要求不要披露其姓名。但即使这样，我仍希望他们的声调及他们所说的重要内容能保持原貌，为读者所了解。

在这里表示总的谢意的时候，我不便一一列出姓名，但我应特别感谢艾德里安·特纳。正是他那清晰的思路帮我纠正了对教廷认识上的许多错误。他还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他对梵蒂冈的知识——如同一部梵蒂冈百科全书的知识一样令人感兴趣。

吉姆·科克拉内为《梵蒂冈内幕》一书的写作提出了最初设想，并在我完成本书写作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是哈钦森出版社中一名要求最高最严的编辑。

乔治·布尔

第一章

在城墙之内

在前往梵蒂冈的路上，我不知多少次地从圣安杰洛大桥跨过那淤塞污浊的台伯河，并从十尊形象粗壮的守护神塑像旁边走过。这些由乔瓦尼·伯尔尼尼设计制作的大理石雕像，是在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和国王詹姆士二世流亡国外那一年移到桥上的（在此4年前，詹姆士作为约克郡公爵，把新泽西卖给了两名移居美国的开拓者）。

在现今大桥的位置上，曾经有一座以哈德良皇帝^①的名字命名的古罗马大桥。这位皇帝还在英国修建了“哈德良长墙”，以防禦北方蛮族对帝国这个边远省份的入侵。在天主教会1500年大赦年时，卢克雷齐娅·博尔贾^②从这座中世纪的桥梁上列队走过时，她的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妒忌的眼光从附近的城堡看着她。今天，大量来往的车辆猛烈地冲击着位于离圣安杰洛大桥不远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大桥。这座连接现代罗马交通大动脉之一科尔索大道的大桥建于本世纪之初，并以意大利统一后的第

① 哈德良(76—138年)，古罗马皇帝，在位时(117—138年)采取谨守边疆政策，筑“哈德良长墙”，今在不列颠仍有遗迹，还提倡法学，奖励文艺，广兴土木，其在位时期为帝国相对安定时期。——译者

② 博尔贾是意大利的一个家族，祖籍是西班牙人，家族成员中有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几位枢机。——译者

一位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的名字命名。

通过回忆两千年来的这些往事，目的是让世俗的和宗教的历史紧紧地抓住梵蒂冈观光者的思绪，就象这些历史必然将继续左右着圣彼得宝座和教皇国财产继承者的心灵一样。

一位未来的教皇，在作为一名普通教士或枢机主教时，也很可能经常以研究生或视察员的身份，从罗马许多教廷大学之一或从一个修道院出发，走同一条路前往圣彼得广场。跨过圣安杰洛大桥之后，前面就是圣安杰洛城堡。这里原是哈德良皇帝的陵墓，现在已改为历史和军事博物馆。在用白榴拟灰岩石和石灰华岩石垒成的圆柱形墙壁内，有刑事法庭、地牢、壁画、凉廊和生活区等。这些生动的景象使人想起教皇国的过去。

在博物馆里记载的许多魂灵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金饰匠和雕刻匠本韦努托·切利尼。公元1527年，他同梅特奇人教皇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年在位）因为都想从愤怒的德国和西班牙帝国军队中去求得苟安，于同一天逃离城堡。在罗马遭到洗劫期间，切利尼熔化和藏匿了教皇的黄金和宝石。后来他被捕入狱，并在逃出城垛时，摔断了一条腿。

在梵蒂冈宫殿和城堡之间，横亘着一座城墙式的过道。当年，教皇克莱门特及他的枢机们就是从这条过道逃跑的（教皇匆忙穿上一件白袍，使自己不那么显眼）。这座城墙式的过道迄今犹存，但已长期不用了。近50年来，从城堡到梵蒂冈城国边界之间的地区，已经发生了令人难以辨认的变化。

从圣安杰洛大桥过河之后，人们一般都是经过博尔戈·诺沃街前往梵蒂冈。在切利尼时代，这条街曾以亚历山德里纳路著称。当时马丁·路德从他居住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出来后，就是走过这条街的。这是从圣安杰洛城堡西边经过的四条街之一。沿着这条街往前走，中间经过斯科萨·卡瓦利广场、古老的圣玛利亚·特拉斯蓬蒂纳教堂、年代更为悠久而又静肃的日罗宫殿（现在

的托雷奥尼亚宫)、彭尼滕齐里宫和孔韦尔登迪宫(建在一度为拉斐尔所拥有的一幢房子的旧址上),最后走到一个与圣彼得广场相邻的小广场。圣彼得大教堂壮观的圆屋顶,在这个小广场中已赫然耸立了几百年。来这里的朝圣者和观光者无一不以敬畏的心情,观赏着这个宏伟壮丽的奇迹。

为纪念拉特兰条约(和解条约)的签订,墨索里尼下令拆除了弯弯曲曲的斯皮纳·博尔吉街,并在拆除了建筑物的地面上,修筑了一条宽阔、壮观、笔直得如同军用公路一样的大道,直通到圣彼得大教堂。

这条新建的大道于1950年大圣年时竣工。作为附设建筑物,大道的两侧放置着石制长凳和仿制的方尖碑。对浩浩荡荡前往圣彼得大教堂的车辆和人流来说,这条两侧设置石凳、方尖碑的街道,显得有点狭窄而拥挤了。街道本身和小咖啡馆的嘈杂声,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景象。那些小咖啡馆占据了位于大道两侧的店铺的不少地盘,剩下的地方尽是五彩缤纷的教皇画像、戴着无花果树叶的大卫画像,以及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和雕像。在这条街上,你可能会遇到比利时籍的枢机主教絮埃南在漫步走向圣彼得广场,你或许还会看到教廷驻伦敦使节布鲁诺·海姆大主教坐在一辆由一名诚实的英国籍教士驾驶着的小型轿车里,朝同一方向飞驰而过。

加尔默罗会^①教堂和三座博尔戈·诺沃宫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实际上,孔韦尔滕迪宫是不久之前才迁移到现址的。今天,孔韦尔滕迪宫已成为梵蒂冈各种机构的办公室和各种塑像的收藏所。在这条称为和解街左侧靠南的地方,有一些圆形庭院,这些庭院是救世军和圣洁玛利亚之子修会成员居住的地方。而属于圣

^① 加尔默罗会(Carmelite church),也称“圣衣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十二世纪中叶创立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故名。——译者

墓骑士团^①所有的哥伦布宾馆则原是佩尼坦齐尔尼宫。和解街尽头北侧，有一片式样单调的现代办公楼和商店。在大道拐弯处，有一道巨大的玻璃门通往设在教皇庇护十二世宫内的记者招待会中心和梵蒂冈新闻通讯社。教皇庇护十二世宫殿原是古老而名字漂亮的鲁斯蒂库奇宫。

墨索里尼并不是第一位考虑要修一条经过古老的博尔吉宫、直接通往梵蒂冈入口处新道路的人。撒克逊人曾在博尔吉宫逗留过，亨利八世的大使馆也曾设在这座宫殿内。1827年秋，斯汤达^②曾乘一辆四轮马车跨过圣安杰洛大桥，去观看位于一条狭窄街道尽头的圣彼得大教堂，当时他写道：

拿破仑曾宣布一项计划，他将购买和拆除座落在这条街道左侧的所有房子作为他进入罗马的标志。他还曾扬言，这项命令将由他的儿子签署。可是，世界却依然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而且立宪政府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更没有热衷于一项耗资如此巨大的事业。

古老的梵蒂冈砖砌城墙屹立在国界的大部分地段上，构成边界的主要段落。但是，面对和解街的东部边界，却是由圣彼得广场边缘和壮观的伯尔尼尼圆柱廊构成。从那里入境既不需要护照，也无须办理什么手续，尽管那里可能有手持现代化武器的卫兵。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梵蒂冈，其中有枢机主教、主教、修士和修女、临时工、官方来访者、旅游者及外国常驻梵蒂

① 圣墓：据基督教传说中称，即耶稣曾葬在其中并从中复活的墓窟，位于耶路撒冷城北。以保护圣墓为目的而建立的军事宗教修会，称为圣墓骑士团，创立于中世纪。——译者

② 司汤达(1783—1841)，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译者

冈城国的代表，他们有的步行，有的坐轿车或卡车。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圣彼得大教堂左侧进入贝尔拱门，经过高大的圣器收藏馆，前往市政厅和公园；另一些人则通过各个大门走进圣彼得大教堂，通过引向主要入口处的紫铜门，直趋使徒宫；还有一些人通过圣安娜大门，走进梵蒂冈的各种办事机构、工场、商店和兵营的建筑群；或沿着梵蒂冈街道的斜坡步行约一刻钟的路程，而从博物馆大门进入城内。

贝尔拱门是轿车的主要入口处（尽管通过圣安娜大门的商业运输非常繁忙）。进入贝尔拱门后的道路，从圣彼得大教堂后面绕过，经过森蒂内拉庭院时，与从圣安娜大门方向来的一条路汇合后通往博物馆区。沿着那条路继续前进，经过帕帕加利庭院后，到达圣达玛苏庭院，那些要去参观教皇宫或梵蒂冈国务院办公室的人就要下车，改乘电梯上楼了。

梵蒂冈街道的大部分路面都是上坡路。沿着这条街道绕全城步行一圈，约需三刻钟的时间。从教皇庇护十一世步行登山以来，沃依蒂瓦是一位最爱运动的教皇，而且很可能是一位运动员。尽管如此，迄今我尚不知哪位教皇曾徒步绕过全城。

全国的面积只略多于108英亩(44公顷)，形状如一个不等边的四边形。其中三分之一为庭院和广场；三分之一是位于斜坡四周和山丘上的万紫千红的公园和园林；剩下的三分之一为形式多样的教堂、行政机关、住宅和各种娱乐设施所占据。

在古代，人们把被台伯河水灌注的沼泽区称为阿杰·梵蒂冈。这个名称可能是从一个埃特鲁斯坎人村庄的名字演变来的。罗马皇帝加伊·杰尔马尼库，即卡利古拉，曾在这个沼泽地上，也就是今天的原圣职部大厦和圣彼得大教堂圣器收藏馆之间建筑了一个竞技场和一座马戏场，并在竞技场中竖起一个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现在这个方尖碑矗立在圣彼得广场中央，是在教皇西斯克特斯五世（1585—1590年在位）时迁移过来的。公元一世纪